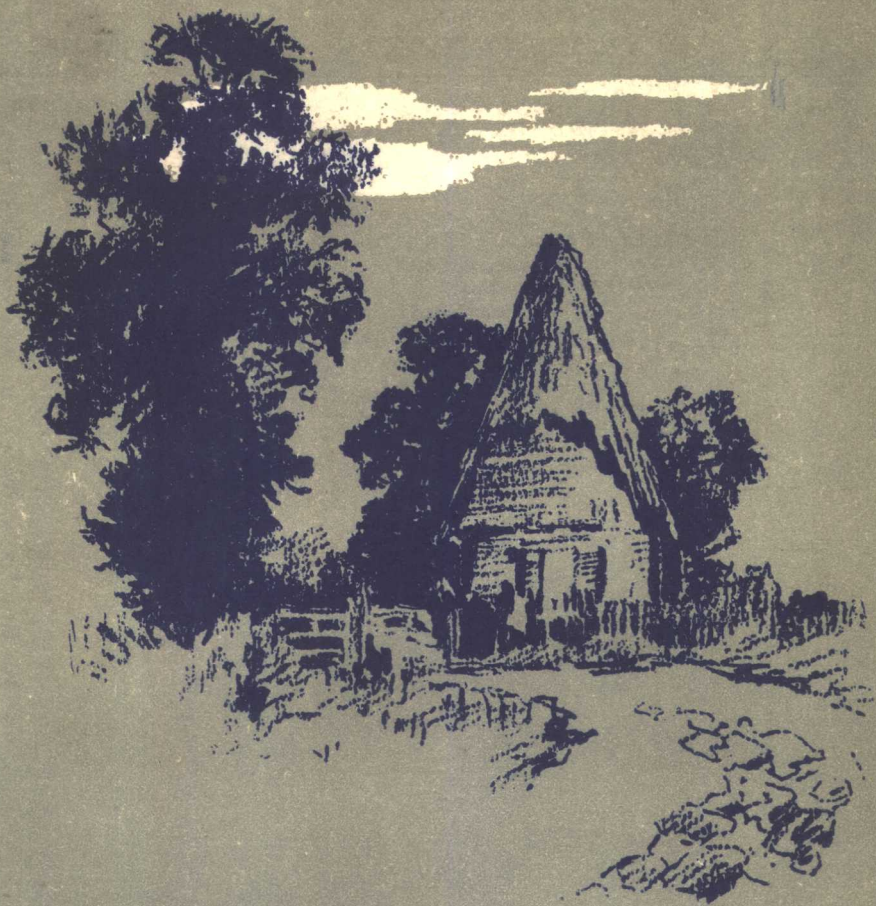




茅屋

伊巴涅斯著

莊重譯



茅 屋

〔西班牙〕維生特·勃拉斯科·伊巴涅斯著

莊 重 譯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二 年 · 北 京

Vicente Blasco Ibañez

LA BARRACA

Prometeo, Valencia, 1919

茅 屋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1643 字数130,000 开本787×1092 耗 $\frac{1}{32}$ 印张7 $\frac{3}{8}$ 插页3

1962年8月北京第1版 196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8000册

定价(4)0.63元



維生特·勃拉斯科·伊巴涅斯

前 言

《茅屋》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西班牙杰出現实主义作家維生特·勃拉斯科·伊巴涅斯的早期代表作品。

勃拉斯科·伊巴涅斯生活在欧洲資本主义开始走上帝国主义道路，“从进步的資產階級变成反动的和最反动的財政資本的时代”^①；他是一个急进的民主主义者，毕生为自己的民主主义政治的理想而奋斗；他的作品反映了西班牙人民在封建残余势力統治下的困苦生活，反映了当时西班牙社会的黑暗、統治階級的腐敗沒落、教会的精神压迫、資產階級的日趋反动和資本主义剝削的加剧，也反映了西班牙人民的自发的反抗和斗争。他的生活和創作，经历着一条复杂的曲折的道路。

1867年，勃拉斯科·伊巴涅斯生于西班牙的瓦梭西亚，1928年，卒于法国的芒东。他出身于一个小商人家庭，父母把他送进大学学习法律，指望他将来当个有錢的律師，但是这个青年却有他自己的打算，在学习中途就曾

^① 《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5頁，人民出版社版。

逃跑到馬德里，給当时一个流行小說作家費尔南台斯·依·貢薩萊斯(Fernández y González) 当过一个时期的秘书。在馬德里，勃拉斯科·伊巴涅斯接受了法国資產階級大革命的政治理想，开始参加政治活动。1888年大学毕业后，他果然沒有从事律师职业，轉到了文学工作和政治斗争中去。

勃拉斯科·伊巴涅斯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末从事政治斗争的时候，就参加了毕·依·馬迦尔(Pi y Margall) 所领导的共和党左派，提出了推翻君主专制、取消封建特权、建立民主自由、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等等的口号。由于他的积极活动，他不久就成为瓦梭西亚的共和运动的一个领导者。他經常参加反政府的示威游行，到劳动群众中間去演讲，还担任了瓦梭西亚的共和党的报纸《民众日报》(El Pueblo)的主編，因此，他也就不断受到反动专制统治者的迫害。1889年，他因为策划軍事起义的密謀洩露了，逃到法国流亡了一年多；1895年，西班牙政府出兵镇压古巴人民的独立革命，他又因为领导瓦梭西亚人民示威抗議，与軍警发生冲突，受到緝捕，不得不隱入地下，逃亡意大利。从意大利回来，他就被判处徒刑多年，投入監獄，直到1898年，瓦梭西亚人民推选他为国會議員时，才被釋放。后来，勃拉斯科·伊巴涅斯在回忆这段时期的生活时，曾經这样說：“从1891年起，我的生活中充滿了各种各样的事件。我屢次参加危險的密謀，經常出外旅

行宣傳，出席群众大会，被法院傳去审讯。我的报纸不知被查封了多少次；我的光阴也不知有多少天、多少星期、多少月份是在监狱里度过的。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说，我一生中的这个英勇的时期，有三分之一是在监狱中和流亡中生活的。我前后被捕不止三十次。”就在这样紧张繁忙的斗争生活中，在反动统治者的迫害下，勃拉斯科·伊巴涅斯却顽强地进行着自己的文学创作活动。他的早期作品，大部分是在斗争的间隙或逃亡的日子里写成的。

勃拉斯科·伊巴涅斯很早就从事文学创作。他在马德里一度担任费尔南台斯·依·貢薩萊斯的秘书的时候，就经常代替这个流行小说作家编写整章整章的小说。后来他自己开始创作活动时，曾经经历过一段摸索的时期。起初，他在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下，写成了历史小说《迦尔西—费尔南台斯伯爵》(El Conde Garcí-Fernández)；有一个时期，他又搜集了故乡的神话传说，予以改写，编成一本《幻景，传说和传闻》(Fantasías, leyendas y tradiciones)；最后，又模倣法国作家欧仁·苏，写了一本反宗教的长篇小说《黑蜘蛛》(La araña negra)。这一些作品，都是勃拉斯科·伊巴涅斯创作的摸索阶段的未成熟的作品，作家本人后来都予以否定了。勃拉斯科·伊巴涅斯只有在参加了政治斗争，在政治斗争中接触到、了解到人民的疾苦，并且产生了要在文学作品中表现人民疾苦的愿望的时候，才走上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因此，他自

己也說，他真正从事文学創作，是从主編《民众日报》的时候开始的。在他主編《民众日报》的十余年間，他除了写出許多政治論文、小冊子、书評和剧評外，还写成了属于他創作初期的近十部长短篇小說。

勃拉斯科·伊巴涅斯的初期創作有两个特征。首先，这些作品写的都是他的故乡瓦棱西亚的題材。他在瓦棱西亚从事新聞工作和政治活动多年，和各阶层人民有广泛的接触，因而他有机会深刻观察这个西班牙省城城乡的社会。其次，这些作品表現了他力求反映生活的现实主义态度。它們的題材虽然仅限于瓦棱西亚一地，但它們却忠实地反映出了瓦棱西亚社会各方面的問題，这些問題在当时的西班牙是具有普遍的意义。短篇小說集《瓦棱西亚故事》(Cuentos valencianos, 1896年)和《被詛咒的女人》(La condenada, 1900年)，表現这两个特征最为显著。瓦棱西亚的風物习俗，和城乡劳动人民的貧苦生活，在这些短篇小說中都有生动細致的描写。

在这些初期作品中，勃拉斯科·伊巴涅斯力求忠实地表現生活的现实，因此，它們带着两种傾向：有时因为过分强调細节描写而流于自然主义，有时却能站在进步的民主主义立場对现实采取比較尖銳的批判态度。以瓦棱西亚商业资产阶级的盛衰为題材的小說《大米和漁舟》(Arroz y tartana, 1894年)，以及描写一个只图升官发财、追求物质享受的资产阶级議員的恋爱小說《柑橘园里》

(Entre naranjos, 1900年),就有很多环境细节的描写,使作品显得软弱无力。可是在他的以农民和渔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中,却表现出了另一种倾向:作家更多地为他们所遭受的不公平的命运和无法克服的灾难提出了抗议。例如描写地中海渔民生活的《五月花》(Flor de Mayo, 1895年),反映了渔民在冷酷的大自然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双重压迫下所遭受的苦难;又如以瓦棱西亚农村为背景的《茅屋》(La barraca, 1898年),写出了封建土地制度下农村里发生的一个悲剧,有力地暴露了地主阶级的罪恶;《芦苇和泥淖》(Cañas y barro, 1902年),则通过一个恋爱悲剧,表现了不合理的社会和不可抗拒的命运带给农村男女的祸害。这些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揭发了当时的社会矛盾,以深切的同情描写了勤劳朴实的劳动人民的不幸遭遇。1901年,作家还发表了一部历史小说《妓女松尼卡》(Sonnica la cortesana),企图以历史事件来表现瓦棱西亚人民的勇敢忠贞的品德。

以上这些作品,还不能说是勃拉斯科·伊巴涅斯创作的主要部分,然而却是很重要的部分。在勃拉斯科·伊巴涅斯的全部四十余种作品中,各个时期都有它不同的特色。在早期,他的现实主义风格比较鲜明,但从艺术技巧来说,却不及他以后的作品。它们所表现的现实主义是朴实而单纯的,不像他以后各个时期的作品那样掺杂着较多的其他因素。其中特别是以瓦棱西亚城乡劳动

人民生活为题材的一些作品，以其朴素细致的描写、热烈充沛的感情而更显得突出。它们比较忠实地反映了现实，与作家的民主主义的政治理想，也更为契合。

《茅屋》是勃拉斯科·伊巴涅斯早期作品中的代表作，它反映了当时西班牙社会的根本问题——土地问题。

西班牙的封建制度残余，在农村中是十分根深蒂固的。不要说在《茅屋》所描写的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就是到了1931年推翻专制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时候，西班牙全国还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土地属于地主和教会所有。几世纪以来，大多数农民处在没有土地的状态，不得不在残酷的地租剥削下向地主租地耕种。西班牙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斗争，简直罄竹难书。十九世纪末，随着西班牙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农民斗争也掀起了高潮。全国各地到处发生农民夺取土地、进攻地主庄园、焚毁地契租约、杀死豪绅地主等等的事件。这种农民自发的斗争，在瓦棱西亚也不例外，它给勃拉斯科·伊巴涅斯提供了写作这本小说的题材。作家自己就说过：《茅屋》是根据瓦棱西亚近郊发生的一件农民反抗地主的斗争事实写成的。

—《茅屋》的情节并不复杂，人物也很单纯，它写的就是以毕冤翁为首的全村农民同从外乡迁来的农民巴底斯特的冲突。这个冲突，从表面上看来，似乎转移了作者所意

图揭露的农民和地主的矛盾。但是作者在叙述这个主要情节之前，却先安排了农民巴力杀死地主沙尔伐多尔以致家破人亡的次要情节，由这个情节来引出一个农民要把自己对地主阶级的仇恨在一个和他们同样可怜的农民身上得到报复的悲剧。这样，作品所揭露的社会矛盾就显得更深刻、更突出了，因而也更加有力地暴露了地主阶级的罪恶。以毕免篇为首的全村农民，本来不应该和巴底斯特有仇，他们同样都是租地耕种的农民，都是被剥削的劳动者，所以，他们对巴底斯特小儿子的死亡抱着深切的同情，他们可以同巴底斯特和解。但是，他们对地主的仇恨是根本的，而这种仇恨却表现在他们不能容忍巴底斯特耕种这块荒废的土地上。这块荒废的土地是巴力的死亡的代价，是全村农民抗议地主的残酷剥削、抗议反动统治者杀害一个勤劳忠诚的农民的象征。因此，他们之间的和解也必然要破裂。但是，在另一方面，这块土地是巴底斯特用自己的血汗来灌溉的，他也必然要以自己的生命来保卫他的劳动果实。这样，就产生了悲剧的结局。作者通过这个悲剧，告诉读者：土地只应该属于辛勤耕作的劳动者所有。这正是当时西班牙全国农民的要求和愿望。因此，有一位西班牙的进步文艺批评家，恰当地把这部作品叫做：“歌颂人们用自己的汗水来灌溉、又用自己的鲜血来保卫的土地的诗歌。”

《茅屋》以它的洗炼的结构、明晰的形象、合乎现实通

輯的情节，充分表现了勃拉斯科·伊巴涅斯的早期作品的特点。

勃拉斯科·伊巴涅斯是一个多产的作家。1902年以后，他移居馬德里。他連續十年被瓦棱西亚人民选举为国会議員，領導共和党左派进行議會斗争。他的主要作品《大教堂》(La catedral, 1903年)、《闖入者》(El intruso, 1904年)、《酒棧》(La bodega, 1905年)、《游民》(La horda, 1905年)、《裸体的馬哈》(La maja desnuda, 1906年)、《血与砂》(Sangre y arena, 1908年)、《死人的命令》(Los muertos mandan, 1909年)、《魯那·培納莫尔》(Luna Benamor, 1909年)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这些作品显示出作家題材范围的扩大和现实主义風格的深入。1909年，伊巴涅斯到阿根廷、烏拉圭、智利各国游历，并且在阿根廷居住了一个时期；1914年，出版了以移民生活为題材的小說《寻觅金羊毛的人》(Los arguantes)。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他出版了以大战为題材的三部小說：《启示录的四騎士》(Los cuatro jinetes del Apocalipsis, 1916年)、《我們的海》(Mare nostrum, 1918年)和《妇女的敌人》(Los enemigos de la mujer,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又到世界各地游历，写了一本游記：《一个小說家周游世界記》(La vuelta al mundo de un novelista, 1925年)。

晚年，勃拉斯科·伊巴涅斯脱离了政治活动，致力于文学创作。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卡拉斐亚女王》(La reina Calafia, 1923年)、《海上的教皇》(El papa del mar, 1925年)、《在维纳斯的脚下》(Alas pies de Venus, 1926年)、《寻找大汗》(En busca del Gran Khan, 1928年)、《圣处女的骑士》(El caballero de la virgen, 1929年)、《金翼的幻影》(Fantasma de las alas de oro, 1930年)，以及中短篇小说集《蓝色海岸小说集》(Las novelas de la Costa Azul, 1927年)、《爱情和死亡的小说集》(Las novelas del amor y de la muerte, 1927年)等。

勃拉斯科·伊巴涅斯不但是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而且也是一位勇敢的民主主义的战士。他晚年虽然长久脱离政治活动，但是仍然积极为他的民主主义的理想奋斗。他热情地支持西班牙人民对封建残余势力的反抗，鼓励他们继续进行斗争。他同情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年青的苏维埃国家。1921年他从墨西哥回来，写了一本政论小册子《墨西哥的军国主义》(El militarismo mejicano)，谴责墨西哥的军阀独裁统治。1923年，西班牙的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军阀，为了镇压日益高涨的人民运动，挽救垂死的封建王朝，由军阀李维拉举行行政变，实行独裁。勃拉斯科·伊巴涅斯坚决地揭露了反动派的这种阴谋，写了小册子《阿尔丰索十三世真相》(Alfonso XIII demascara, 1924年)，猛

烈地予以抨击，并且提出了自己的民主主义的政治理想。他晚年的这种正义的斗争精神，得到了西班牙人民的拥护。反动派对他进行迫害，他流亡到法国，在法国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后的几年。

王央乐 1961年11月

致 讀 者

在我的《在艺术的國家里》(即《在意大利的三個月》)那本書的序言中,我曾敘述過,一八九五年夏季,那次反對殖民戰爭^①的示威遊行時,由於示威者和當局發生衝突,引起騷動,我是怎樣從瓦棱西亞逃出來的。

軍事當局把我當作此次事變的主謀,到處搜捕我。在我的朋友們正為我作準備,以便我秘密地搭乘那條開往意大利的輪船逃亡的那些日子裡,我不得不躲藏起來,而且常常變更我的避難處。

在我的那些避難處中,有一處是一家靠近碼頭的酒店樓上,這是一個年輕的共和黨人的產業,他和他的母親住在一起。在這間房頂很低的樓上,我連續住了四天;我不敢在沿街的窗前露面,因為這是一條熱鬧的大街,而那時兵和警察正在市內和市郊到處巡邏搜索我。

我不得不完全孤獨地住在裡面的一個房間裡,讀了

① 指當時西班牙殖民政府鎮壓古巴獨立革命而發動的戰爭。

店主人的全部藏书，这些书数量既不多，有趣的又很少。后来为着消磨这种难捱的时光，我想写一点东西来自遣，但主人家所能供给我使用的简陋的用具，只不过是：一小瓶紫色墨水，一支学校里学生用的红杆钢笔，和三扎蓝色横格信纸。

我就这样开始工作，用两个下午的时间写了一篇瓦棱西亚乡村的故事，取名《摩尔式的复仇》，这是叙述某些不得不荒废了的田地的故事；这些荒废的田地，我曾看见过许多次，还在我童年的时候就已见过。它位于瓦棱西亚的近郊，靠近墓地的那边，多年以来它就成为该市市民游散的场所。据传说，由于发生了一件惨案，引起了农民和地主之间的斗争，有过很多次激烈的冲突。

当我该上船的时候，已是深夜。我化装成一个水手，把随身应用的东西和一小束两面写字的手稿，都留在那个酒店里了。我在意大利流浪了三个月，再回到西班牙来，军事法庭把我判了好几年的监禁。我在监狱里幽囚了十二个月多，痛苦地忍受着残忍而严酷的故意的折磨，使我吃了不少苦头；随后又改变了我的刑罚，把我放逐到马德里。无疑的，当时的政府所以把我软禁在那里，是为了加强对我的监视；但未了，因为瓦棱西亚的民众选我为国会议员，多谢议员享有不受拘禁的特权，才使我免除了各种新的迫害。

在竞选中，最主要的工作，是在广场上当着很多民

众面前演說。一天下午，当我对一群水手和碼頭搬运工人演說过后，照例要回答我的千万听众的欢呼和握手的时候，我在人群中間遇到了那个曾經把我藏匿在他家里的年輕人。

为了問候他的母亲和看看那間曾作为我的避难所的小房間，我便回到那家酒店去。那些善良的人們，一面感动地追述我在他們家里寄寓时的往事，一面拿出我业已遺忘了的那些寄存在他們家里的东西。

这样，那篇《摩尔式的复仇》的原稿，又回到了我的手里；当夜，我以讀着別人的著作时所具有的同样兴趣，把它讀了一遍。我起初是想把它寄給馬德里的《自由报》的，因为我一向給該报写东西，它几乎每个星期都載有我写的一篇故事，但随即我又想到这篇故事未免有点失于枯燥和簡略，如果把它充实一下，一定更为合适；于是，我便把它写成了一篇小說，名叫《茅屋》。

那时候，我是瓦梭西亚《民众日报》的負責人，而这家战斗的报社却是非常貧穷的，它甚至聘請不起一位負責新聞電訊的編輯，主編者非一直工作到天亮不可，这就是說，非得要把最后的電訊編到报頁上，拿去发排为止。通宵疲倦地做完了新聞工作者的單調的工作之后，我才有可能从事小說家的創作工作。

在破曉发紫的光綫下，或在初升朝霞的光輝中，我写了我的十章小說。我有生以来，从沒有象这次这样那么